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圣伯多禄广场

2007年3月21日

哲学家及殉道者的圣儒斯定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我们以初生教会中的那些伟大人物，作为我们这一阵的教理讲授的反省对象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哲学家和殉道者的圣儒斯定(san Giustino filosofo e martire)，第二世纪的护教教父(Padri apologisti)中最重要的一位。「护教者」(«apologisti»)这词指的，是那些古代基督徒作家，他们就外教徒和希伯来人对这新宗教的严重指控，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之外，还采用适应当时的文化的言词来传播基督信仰的教义。所以，可以在这些护教者身上看到他们的双重性关注：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护教性，为初生的基督信仰辩护 (*apologhía* 这希腊字的意思正是「辩护」)，而同时也是宣扬性，「传教性」，以当代人能领悟的词汇和思想范畴，来陈述这信仰的内容。

圣儒斯定约于 100 年左右，出生在圣地的撒马黎雅(Samaria)的古舍根(l'antica Sichem)；为了寻找真理，他于不同的希腊哲学派系间徘徊了一段长时间。最后 — 如他自己在他的《与提弗尼的对话 *Dialogo con Trifone*》这书前面那几章所说的 — 有位神秘人物，一位他在海滩遇见的可敬老人，先向他展示单靠自己的力量，人无法满足自己对神的追寻，而使他陷于恐慌中。继而指示他古先知中，一些可以从他们那儿找到通向天主，和通向「真正哲学」的道路的人物。辞别时，老者劝勉他要祈祷，以便光之门为他敞开。这记载隐藏着儒斯定的人生的一段重要插曲：在一段漫长的寻找真理的哲学旅程的终点，他最后淀泊于基督信仰中。他在罗马创办了一所学校，在那儿免费给他的学生教授这个被他视为真正哲学的新宗教。事实上，在这新宗教内，他找到真理，也就是找到让他正直地生活的艺术。

为了这事他被告发，并在 165 年左右，于那位哲学家皇帝马卡欧理奥 (Marco Aurelio) 在位期间，被判斩首。儒斯定的其中一篇《护教文 *Apologia*》，正是写给这位皇帝。

这些著述 — 两篇《护教文 *Apologie*》及《与提弗尼的对话 *Dialogo con Trifone*》 — 是他存留下来的仅有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儒斯定首先意图描述的，是天主在耶稣基督，在「罗葛思」 — *Logos* —，即在永生之言，永恒的理性，创造者理性内，完成的创世和救世计划。每一个人，由于是个具理性的受造物，都是这「罗葛思」的参与者，他们身上各自带着一粒「种子」，因而能捕捉到真理的一点微光。而这位「罗葛思」于旧约法律中，一如在希腊哲学中一样，有如在「真理的种子内」，以先知的形像，局部将自己显示给希伯来人。如今，儒斯定总结说，由于基督信仰是这位「罗葛思」，亲自在历史中将自己整个显示给人。因此，「所有一切美好的，不论之前是谁所说的，都归属我们基督徒所有」(《护教文下篇 2 *Apol.*》 13,4)。在这种理解下，儒斯定，纵然仍抗拒希腊哲学中存在的矛盾，但在单只有基督宗教自称是真理和具普世性这理性观点的推动下，他决然地将所有哲学真理指向「罗葛思」。若旧约有如一个影像指向它所代表的现实般指向基督，那么希腊哲学同样指向基督和福音，就跟局部倾向与整体结合一样。他并且说，旧约和希腊哲学这两个现实，就有如两条把人带向基督，带向「罗葛思」的路。就这样，儒斯定解释了为何希腊哲学不可能与福音真理对立，所以基督徒可以怀着信心，有如从真正的美善那儿，从希腊哲学汲取有用的思想。为此我可敬的前任，若望保禄二世，指称儒斯定「尽管仍带着小心的辨别，他实在是达成与哲学思想确实相遇的先锋」：因为儒斯定「在皈依后，纵然仍非常重视希腊哲学，却大力并清晰地宣报，他在基督信仰中找到『那唯一可靠和有益的哲学』(《与提弗尼的对话 *Dial.*》 8,1)」（《信仰与理性 *Fides et ratio*》 38)。

总括而言，儒斯定的形象和作品代表着古代教会，舍弃外教徒的宗教，而对哲学，对理性所作的决定性选择。事实上，面对外教徒的宗教，早期的基督徒极力反对作任何妥协，视其为偶像崇拜，甚至不惜因此被指控为不敬神和无神论者。儒斯定正是其中的表表者，特别在他的《护教文上篇 1 *Apologia*》，他对外教徒的宗教和这宗教的神话，作了极端严厉的批评，被他视为是在走向真理的路上，将人引入歧途的邪恶路标。正是从他对外教徒的宗教和这宗教的神话所作的批评，看到哲学正好相反，哲学代表一处让外教主义，犹太主义和基督信仰相遇的特别领域。就这样，与儒斯定同时代的另一位护教者，撒德的主教梅理敦(Melitone di Sardi)，非常清楚地，将这新宗教定界为：「我们的哲学……」(引载自欧瑟比奥，《教会史 *Storia Eccl.*》 4,26,7)。

事实上，外教徒的宗教并不跟随「罗葛思」的道路，而是坚持相信神话，甚至不理睬这些神话已被希腊哲学确定为缺乏真理。因此，外教徒的宗教的没落原是无可避免的事。这没落正好显示出，当宗教脱离其自身的真理时，便有以下这必然的结果：宗教沦为一堆矫饰的礼节，习俗和风尚。儒斯定与和他一起的其它护教者，正代表基督信仰选择哲学家的天主这明确立场，以对抗外教徒的宗教的假神祇。这是一个对「真理」本身的选择，以对抗那只不过是「习俗」的神话。儒斯定逝世后数十年，戴都良透过他那记于青史和永垂不朽的句子，这样定界基督徒的同一选择：「我们的主基督肯定祂自己是真理，而非习俗 — *Dominus noster Christus veritatem se, non consuetudinem, cognominavit*」(《论贞女的头巾 *La velazione delle vergini* 》 1,1)。值得注意戴都良在这句子中，用来指外教徒的宗教的「习俗」 — *consuetudo* — 这词，若以现代语言来翻译，可以译作「文化潮流」，「时代潮流」。

对一个像我们今日所生活的年代，所有价值和宗教 — 甚至宗教交谈 — 都摆脱不了相对主义的影响的年代，这是不可忘记的一课。怀着这目标，谨以被哲学家儒斯定在海滨遇上的，那位神秘老翁，最后所说的话送给你们 — 亦以此结束今日的教理讲授 — 「你尤其要祈求光之门为你打开，因为若天主及祂的基督不让人了解的话，没有人能够看得见和能够领悟」(《与提弗尼的对话 *Dial.*》 7,3)。